



元色

镕畅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元色

镕畅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元色 / 镕畅著.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10.5
ISBN 978-7-5360-5978-8

I. ①元… II. ①镕…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78536 号

责任编辑: 谢日新

技术编辑: 易 平

装帧设计: 林露茜

实习编辑: 谢嘉炜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10.625 1 插页

字 数 280,000 字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定 价 2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目 录

人人都说你是个抄袭者	1
安露红女士	34
女作家洪丹	49
吴百合主编	63
安露红女士	72
女作家洪丹	95
吴百合主编	107
女作家洪丹	120
吴百合主编	137
女作家洪丹	146
安露红女士	155
吴百合主编	161
女作家洪丹	168
吴百合主编	181
安露红女士	195
女作家洪丹	206
绿影子	230
戴眼镜的影子	237

金爷爷和福利院的人	244
金爷爷和怀绍德	254
你拿什么拯救我	262
在梦里,有个地方	269
那是树林里花儿纷飞	278
醒在梦里看到光	287
水洗的月亮	299
水力致吴百合的信	305
吴百合主编	324
吴百合给水力的信	330

人人都说你是个抄袭者

洪丹脱衣服的速度总是飞快。

图图沙去洗手间洗了个手的功夫，她已经把自己脱得精光，全身赤裸着站在床头柜旁，要怎么形容她的裸体呢？和许多其貌不扬但有一副好身体的女人正好相反，洪丹的脸蛋长得还算可以，但身材就不能让人恭维了，她的乳房垂到胃部，肚子像怀孕四五个月，垮垮地朝前突起，还有她的腿和屁股，都是乏善可陈，毫无线条感可言。但是图图沙又好到哪里去呢？脱光了就像一条沙皮狗似的，到处堆满一条一条的松懈褶皱。好在他躺在床上摘掉眼镜的时候，就什么也看不到了，只知道搂在自己怀里的这个女人，是著名女作家洪丹。单是著名女作家这几个字，已经让他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若这著名女作家还是他一手栽培一手扶持起来的，那感觉又更加不一样。

“我时间很紧，我跟文学研究所说，我是回来开会，但我跟会议组委会又请了假。”洪丹拉起图图沙的手，把他的身体也拉向自己，“来吧！抓紧时间。”她说。

图图沙移动臀部，床板发出虚弱的“咯吱咯吱”的声响，她看着他空洞的眼，四目相对，一时间又找回昔日的同谋关系，他们按照以往的方式又联合起来。她每次有求于他时，都会以这

种方式与他联合，她不是有求不回报的女人，他也不是有求不索取的男人，所以，他们一直保持着持续不断的友好关系。

他从她身上稀里哗啦滚到一旁，大口大口地喘息，他已经六十一岁，把他说成像年轻人那样棒是很不现实的，但洪丹还是称赞了他，说他了不起。

“我收到怀绍德的资料，说水力抄袭他的小说，第一时间打电话告诉你。”

“你怎么看这事？”

“水力那么聪明的人，怎么会做出那么笨的事情？”

洪丹从鼻子“哼”了一声：“是聪明。要不聪明，也不会花这么长时间才让我们认识一个抄袭者水力。”

“我第一次看了她这个小说，非常激动，给她打了半个多小时电话，猜谜式的优雅，层层揭开的冷静，这是水力特有的智慧，别人很难模仿。”

洪丹把手放在图图沙的胸前，轻轻拍了拍，让他松懈的皮肉发出疲沓的声音，坚决地说：“现在，你得推翻你的说法。”

“怎么推翻？”

“很简单。坚决不承认你说过这话。”

“唔……不承认？”

“你要这么说，那稿子不像水力的风格。”

“嗯……不像水力的风格？”

“当然不是水力的风格。”

“如果我那么做，水力就彻底毁了。”

她抚摸图图沙的身体，在他没毛的胳膊上亲吻。“你不该这么想，你在主持正义。你是最正直的，不是吗？”

“嗯……”

洪丹伸手搂过图图沙的头，像对待一个哺乳期的孩子。“你是亲手扶持起水力的主编，你现在要第一个站出来表态，决不包

底水力。”

“嗯……”

她的手顺着图图沙的下体往上走，直到胸前，又到前臂，车轱辘般地循环往复。

“你是不是觉得我老了？”

“胡说，你看起来顶多四十多岁。”

“图。”

“嗯……”

“我真的很爱你。你知道的，你扶持起那么多女作家，除了我，他们都不爱我。”

“哦，洪丹，我知道，只有你对我是真心的。可是，我也对你最钟爱啊！”

“我知道我这阵子对你太冷淡，可是，我的确太忙了。”她说，“那帮人，他们都不太服我，总提我的过去，要知道，他们骂我，就是骂你，我俩可是穿一条裤子的。”她说。

“都有些谁？”

“我总觉得不管到哪里，总有人对我指指戳戳，嘀嘀咕咕。水力肯定在背后骂我。”

“你听到过？”

“我断定。”

“你又没亲耳听到。别疑神疑鬼，水力她小孩子家家的，你不要和她一般见识。”

“她多大了，还小孩子？”

“她天生一张娃娃脸，心理年龄小，人很纯粹，性格又单纯，大伙都这么认为。”

洪丹从图图沙身上翻到一旁，呜呜地哭了起来，她的眼泪真现成，说风就是雨，不一会就泪流满面了，她十岁时就走台，一会儿换上丫环的衣服站在主角身后当木偶，一会儿又换上家丁的

衣服在台上走个几分钟，眼睁睁看着别人站在舞台中央嬉笑怒骂阴晴圆缺，自己连上台大哭一场的机会都没有。有人曾说她，长大了一定是个会勾引人的婊子。但问题是，很少有人主动勾引她，她只好率先献身，她真不知道，到底哪儿不对？她哭哭啼啼了一阵子，显得上气不接下气，背部有张有弛地起伏着。

白衣黑裤，水力穿戴得像刚出校门的大学生，混在花红柳绿的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组织的文学研修班里，一点也不显山露水。但洪丹一下子还是把她给认出来了。她长着一张典型的娃娃脸，十分孩子气的下巴，鲁莽又机灵的圆眼睛，眼神不带拐弯地睥人。

“啊，这不是水力吗？我是洪丹。”她说。

水力看着她只会笑，旁边又有人跟她打招呼，她也只是笑着，别人都说她简单，但洪丹一点也不这么认为。她看过她写的小说，那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女孩子写出来的东西，她可比评论家更了解水力的文字。第一天上午的会议结束后，洪丹说她没买洗衣液，水力就去买了两大桶回来，给了她一桶，她怎么拎回来了？那一桶就是三公斤。她打扫房间的时，还走进她房间帮她扫地。

“你真是勤快的女孩子。”洪丹说。

“是。我很爱干净。你们一定认为，我们现在的女孩子都很懒惰。”

“就我这么大年纪的人，也很懒的。”洪丹说。她换下的衣服都堆在椅子上，常常上了洗手间忘记冲马桶，房间里总有股冲鼻的异味。

“来，坐会儿，吃个苹果。”洪丹说。

水力坐在椅子上，洪丹就让她看电脑桌面的一张婴儿的照片。“这是我儿子。”她说。

水力短暂地“哦”了一声，便不再说话。

洪丹是结过三次婚的女人，作为回报，生了两个不同父亲的孩子，她相信，除了她的现任丈夫，每个人都对她的过去指指点点，她听到他们在背后说她是什么“梨园出身”，“戏子”，自从当了著名作家，又加了一项，“用身体跑奖的女人”，所以她讨厌所有这个圈子里的人，总觉得他们对她很蔑视。后来，即使是她功成名就之后，这些阴影也一直牢牢地占据在她的内心，她表面上越是彬彬有礼，内心越是憎恨。最大的深仇来自于面前这个名叫水力的年轻作者，她穿着印满KT猫的韩版家居服，她把双脚叠在一起朝前伸去，人字拖鞋露出嫩生生的十个脚指头，她的腿又直又长。

“喝水吗？水力。”

“不喝。我坐会儿就走。”

“有男朋友了吗？”

“嗯，还没。”

“家里人不着急？”

“有一个正在追求我，我妈说他太有钱了，不靠谱。”

“要不要我给介绍一个？”

水力笑了，“不用，我等缘分。”

水力告别时，洪丹给了她一盒茶叶，两只苹果。“我这有很多水果，都是朋友送的，你想吃什么就来拿。”

“谢谢。食堂吃得很好，并且，我担心长胖。”

后来，这次轻描淡写的对话，都被洪丹以匿名的方式写在帖吧里，一次是：“我是水力的邻居，我知道她的真实年纪，比她所说的要大一岁。”另一次变成：“我见过水力，她初恋失败后流落到这里，一个特虚荣特骄恃的人，有个特有钱的男人的正追求她，她妈妈不太放心她嫁给有钱人。”还有一次：“抄袭不是偷盗吗？这样的人，文学研究所留着她丢人败兴到什么时候？”不解恨的时候，把水力的家人也捎上了：“她妈生了她那么久？”

“别哭了，别哭了。”图图沙用手摸着洪丹的背，几十年的烟龄使他的食指和拇指染上洗不干净的黄渍，“谁都知道，你是老大，在我这里，谁也别想夺去你这把老大的交椅。”他在她肥厚的脖子上留下一串湿叽叽的吻。“为了你，我情愿打着正直的名义做这件事情。”他说。他故意把语速放得很慢，并且带着沉重的喘息，似乎在作出一个不得已的重大决定。

水龙头说关就关，洪丹立马收住眼泪，转回身用自己的软塌塌的胸贴着他松垮垮的臂，说：“你不是打着正直的名义做这件事情，而你本身做的事情都代表着正义。出发点是重要的，就好比心理暗示，如果你这么想，做起来就显得堂而皇之，毫无漏洞，别人看着也特别像这么回事情。中国汉字四四方方，我们做人也要正正派派。”她清了清喉咙，倾力去吻他的皱脸，吻他的前额，吻他花白的头发，这感动了他，好像从未被人这样亲吻过一样。

“我知道。”他说。这次是从喉咙底部发出低沉的吼声，他感到心里一阵畅快，一种可能会引发全身痉挛的畅快淋漓，好长时间没有这种感觉了，也好长时间没和洪丹一起体验这种快乐，他把嘴唇拱向她，她也从枕头上抬起脑袋，拼命伸向他。他感到她急切地想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于是，刚才那种畅快的感觉立即消失了。可她不想放弃，使劲用双手搂着他汗湿粘粘的肩膀，宾馆的落地灯见证了这一幕，他双手不停地抚摸她变老的背部和肋骨两侧，而她只是带着自欺欺人的，假装愉悦的表情在接受他的抚摸。

“图，知道你该怎么做了吗？”

“知道。”他喘息着说，示意她继续，不要停止，“我不但要证实那篇小说不是水力风格，而且还要把怀绍德的稿子再在我刊物上重发一遍。”这时候，他想的不单是听从身边这个女人的指挥，而是听从怀绍德寄来的银行卡指挥，再趁机给水力那姑娘点

颜色瞧瞧，他心里有个声音说，“我马上就要退休了，没有那么多时间跟你这丫头弯弯绕。”他何尝不和他们一样，一直等待着这么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将水力那丫头置于死地？一箭三雕就是打这儿来的。

洪丹卖力地讨好他，让身体起到控制思维的作用，这正是图图沙想要的。她用力亲他，亲他像沙皮狗似的一条一条的松懈褶皱的缝隙，她明白打铁还需趁热时，本着把把清不赖账的原则，也本着让图图沙把惩治水力事情做到极致的愿望，她用湿嘴亲了她最不愿意亲的图图沙的部位，很久以前，她还没出道时，那阵子经常做这事，头拱在被子里，亲他快要褪尽的体毛，亲他蜷曲萎缩的部位，他感到她的尽心竭力，很久没出现的想要扩张出来的感觉终于又出现了。

按照国际惯例，情趣相投的人才能互相理解，图图沙一直为自己那点主编的权利而沾沾自喜，但是，再有半年图图沙就退了，一想到半年后他再也没有寻花问柳的可能，甚至有一天，人们会像忘记他主编头衔一样忘记他还有性欲。想到这里，他神经质地大叫了一声：

“啊！”

这一嗓子把窗外的鸟都吓跑了，吓跑的还不止窗外的鸟，正如洪丹所说，这是一个好机会，给水力一个永生难忘的教训。图图沙心想，她早该得到教训的，不是吗？这送钱的送钱，送物的送物，送身体的送身体，只有水力抱定不求人的态度，没事人似的听天由命，什么是天命？天命就是谁不开窍谁倒霉！

怀绍德穿了件白色衬衫，开始发福的身躯塞在一张椅子上，他坐在离打印机最近的桌前，斜对着窗户，阴郁的侧影映在玻璃窗户上，隔几秒钟把香烟放到唇边，狠狠吸上一口。窗户开着，阳光从四面八方将他团团围住，仿佛给他裹上一层围布，他感到自己在变大，无限延伸。

电话铃刚响一声就通了，话筒里传来浓浓的鼻音。

“喂——”

“图老师，打扰你了。”

“没关系，我睡不着啊！”图图沙声音沙哑，停了两秒钟，他说，“你发来的证据我都看了，说实话，我很痛心。”紧接着，说：“你的快递今天上午收到了。我很痛心，”图图沙说，“但是，我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

“谢谢您的理解。”

“要是换了别人，肯定是包庇我的学生。这也就是给了我，我不能这么做。这就是我的态度。”他说，“有个著名作家洪丹女士，人很正直，对此事也很关心，如果方便的话，你可以和她联系，我把她的手机号告诉你。”

“太好了。再次表示感谢。”

银行卡的事谁也没有提。别人是养儿防老，图图沙是养钱防老，由于求财心切，图图沙曾经把十万块钱交给一个放高利贷的人，那人连人带钱全部消失后，图图沙很是捶胸顿足了一阵子，那可是他近几年的积蓄，要给几个作者组织研讨会才能得到的提成。

某报编辑部主任希望在图图沙主编的杂志上发一篇散文，图图沙在酒桌上当着众人，对他说，“你给我们全编辑部的人做一套西装，我就发你稿子。”编辑部主任很识趣，说，“做西服的钱打你账上如何？”第二天，编辑部主任给图图沙银行卡上打了一笔钱，年底的时候，真从刊物上发现这仁兄的散文。

怀绍德需要很多帮手，但他没想到事情比他预想的要顺利得多，洪丹，这传说中用身体跑奖的女人，完全不是那次笔会时所看到的傲慢，她主动给怀绍德打来电话，对水力抄袭这件事高兴到失去理智，“我会随时告诉你，水力在文学研究所的一举一动，配合你的网络攻势。”她说，“是图主编告诉我你的联系方式，

以后，我们可以直接联系。”

这正是怀绍德需要的。“水力现在还在文学研究所里？”

“当然，照常吃饭听课，一副天塌下来也不怕的样子。”

“你们所里领导对此怎么看？”

“还不确定。但是，绝对有人包庇水力。”

“你给我讲讲水力，她是怎样的一个人。”

“人人都讨厌的人。”

“对，人人都说她是个抄袭者。”

半小时后，图图沙和洪丹衣衫不整地坐在电脑前。第一个多刺而充满剧毒的标题是怀绍德创立的：“年轻女作家水力伸出黑手抄袭我作品。”

图图沙和洪丹的赤膊上阵更宣告了一场网络大战由此拉开帷幕。

“把这条加上去。”图图沙说，“水力，你再不离开文学研究所，让所里，让你父母，让所有的人都来替你挨骂？”

洪丹用笨重的咸盐罐子大口吞水，吞够了又在键盘上敲下一行字：“文学研究所的人没公正心了么？怎么不站出来声讨水力？”

“把水力灭掉，肃整文坛风气。”图图沙深信，怀绍德在给他发传真前，不仅对传真的内容字斟句酌，并且他对图图沙本人的习性更揣摸良久，不然，他怎么知道发水力抄袭资料的同时，用特快专递给他寄了张银行卡？

总得有人求他，否则，他决不帮谁。以前，总以为水力不会犯错，她有那么明确的自我，那么远大的未来，还有那么多新奇的想法付诸小说中。抄袭这么大的事，他等着她向他辩解，像洪丹一样哭哭啼啼投怀送抱，或者哀哀泣泣，畏畏葸葸，求助告饶，他想亲眼看她痛哭流涕的眼睛。

为了增加人们看图说话的能力，怀绍德特意下载了几张水力

的照片，放在帖吧里，让人们更容易找到焦点，“把这两条加上。”洪丹非常兴奋，眼睛直勾勾盯着显示器，望向网络深处，又在键盘上敲下一行字：

“写了那么多，原来都是抄的！”

“文学研究所的人没公正心了么？怎么不站出来声讨水力？”

很快，无数光线的触角，坚硬如刀，呈月牙形状弯曲，紧逼这起抄袭事件，对准水力眼睛里的黑茸球惊声尖叫，一定要将水力，这个讨厌的抄袭者逼到悬崖，让她站在最后一块岩石上，不得不往下跳。

“现在的网络，可真够厉害的。”图图沙说。

由于兴奋，洪丹的脸变得通红。她双手像墓穴般敞开，放在键盘上，“最好就此再发动一场文化革命，把我们讨厌的人都打倒。”

足不出户，那些关键的词已经在各大网站的帖吧里，重复出现了无数次，图图沙在一旁助阵，洪丹脸上的愤怒苍老而又新鲜，再加上怀绍德，再加上网上那些不明真相的人，如果再有一群好事者，那么，一夜间让水力变成人人厌恶的抄袭者，显然不是什么难事了。

“严惩水力。”

“决不放过抄袭者。”

洪丹坐在电脑前就停不下来，她发现，在网络上匿名骂人这件事，比写作让她显得更真实，更活跃。

图图沙右手搭在洪丹肩上，亲热地伏在她左脸边，“怀绍德是怎么说服你帮他的？”

“现在是我们。我们都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对付水力。”

“是，我们。”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学员的博客中都贴满了匿名帖子，一个人的的是“水力抄袭”，另一个人的是“你要站出来代表文学研究所

痛斥这种不要脸的行为”，还有一个是“听说你很喜欢水力，但你这样对她不值得”。有的学员清早出门，发现门上贴着一张字条，上面是故意用左手写得歪歪扭扭的字：“我建议你上网以水力同学的名义，声讨抄袭者。”

“严惩，声讨，打击，灭掉”的字条和帖子都在文学研究所的博客和门缝间传递，看得出来，它们都出自某一人之手，并无明显的创意，但显然是对水力恨之入骨，目的是让水力的名声一落千丈。有人一下子判断出是谁干的，有人只能猜测。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每年都要组织一次文学研修班，旨在让来自各地的文学爱好者，有一次相互了解共同切磋的机会。文学研究所为文学的前程付出了努力，对于文学来说，孤掌难鸣，众声的参与才能使合唱永恒。整整一个月，专门有人往文学研究所所有人的博客里发通告，让所有人都知道她抄袭的丑闻，多一岁少一岁的年纪，初恋男友，后来慢慢就有人猜出是谁发的这些帖子，尽管是匿名的方式，人们从洪丹平时的片言只语中猜出端倪，有时候她假装不明就里，问：“水力抄袭了？”人家说：“你不知道？天天有人往我博客里发帖子。”接下来一场对话就发生了，洪丹说起水力多猖狂，多不懂事，甚至连她跳的舞蹈她都不喜欢，她还抱怨在一次会议上水力对她的视而不见，那分明是一种轻视，为此她也像今天这样，专程跑到图图沙办会室里去哭诉，把水力骂了个臭透，也许她没意识到，她在宣泄这么这些年来别人对她的非议，所以她不分场合不分地点地对水力非难，拼命地脏污她，脏污得毫不留情，坚决彻底。借用网络，起源无法查实，消失也毫无踪迹。端火枪，持水管，举手电筒，集体射击，最好让水力被脏污得不再有人喜欢，甚至她自己也不再喜欢自己，忘记怎样写作，而且再也回想不起来自己是谁。与此同时，人们私底下开始叹息，摇头，他们已经无法理解，两个孩子母亲的洪丹，四十五岁的著名女作家，何以对一个年轻的作者水力如

此憎恨？

关于水力的初恋，那既不是人和大猩猩的恋爱，也不是一头非洲狮子恋上母猴子的故事，他大她十岁，自然而然地充当了良师益友的角色，并且，宠爱她也是这角色的一部分。周末傍晚他在学校门口等她，带她吃遍小吃一条街，她感冒了，他整夜不合眼坐在床前照顾她。一位进城看病的大婶被小偷扒去钱包，水力追了三条街没追到小偷，转回原处找着那伤心欲绝的妇女，把自己的生活费给了人，他知道后一迭声地责备她，“你说这有多危险，多危险。幸亏你没追上，小偷身上带有凶器怎么办？水力你听我一句劝，改改你的野丫头脾气，改改你的乐善好施好不好？你这样去到社会上不碰个头破血流才怪。”一边说，一边摸着她的头问她中午有没有吃饭，早上吃的什么昨晚吃的什么。他似乎知道会离开她，所以把她往死里宠，好让她眼里再没别的男人，好让以后所有的男人都拿她的狗脾气没办法。

水力的门时常被好心的同学敲开，询问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而水力对所有人的回答只有一句：“我没抄。”这样，一次次推心置腹的交谈开始了，来者全部知道是谁干了这恶毒的事情，但是，谁也不愿去惹那女人，他们全部知道她能量很大，很有社会活动能力，很会哭哭啼啼，扭捏作态，逢场作戏，动不动跑到所长那儿鸣冤叫屈，说这个或者那个欺负她，不把她放在眼里，他们还记得她在一次酒后又扭又唱，唱完扭完了就向别人展示她的绣花包包，用一个带花斑纹的敞口罐子大口大口地吞水，吞够了就讲她那个“牛的故事”和“四四方方”的言论。一次又一次。

大多数文学研究所的学员比水力年长，这帮大哥哥大姐姐们也只能用隐晦的方式表示对这位小妹妹的同情。自到文学研究所进修之后，洪丹一直标榜的身体不洁主义和个人功利主义赤裸裸曝光在众人眼皮下，再也掩藏不住，有人对水力说：“她一定